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YESEWENROU

夜色温柔

(美)菲茨杰拉德 著 刘寿宾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YESEWENROU

夜色温柔

(美) 菲茨杰拉德 著 刘寿宾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安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色温柔 / (美) 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 F. S.) 著; 刘寿宾译.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20-1
I. ①夜… II. ①菲…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0425号

夜色温柔

(美) 菲茨杰拉德 著; 刘寿宾 译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 241002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99千
书 号: ISBN 978-7-5676-0020-1
定 价: 27.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篇.....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5
第三章	9
第四章	12
第五章	18
第六章	20
第七章	26
第八章	30
第九章	32
第十章	36
第十一章	40
第十二章	43
第十三章	48
第十四章	51

第十五章	53
第十六章	56
第十七章	61
第十八章	65
第十九章	68
第二十章	73
第二十一章	78
第二十二章	81
第二十三章	86
第二十四章	88
第二十五章	92
 第二篇	 96
第一章	96
第二章	99
第三章	105
第四章	109
第五章	112
第六章	115
第七章	119
第八章	123

第九章	127
第十章	133
第十一章	138
第十二章	143
第十三章	145
第十四章	153
第十五章	159
第十六章	166
第十七章	168
第十八章	172
第十九章	175
第二十章	179
第二十一章	183
第二十二章	189
第二十三章	195
 第三篇.....	 203
第一章	203
第二章	206
第三章	214
第四章	218

121	第五章	225
124	第六章	234
126	第七章	237
127	第八章	247
	第九章	254
	第十章	257
	第十一章	261
	第十二章	265
	第十三章	268

第一篇

第一章

法国里维埃拉的海滨地区，风光宜人，在位于马赛和意大利边境的中途中，坐落着一家玫瑰色的旅馆，高大而气派。挺拔浓密的棕榈树给富丽堂皇的旅馆正门带来阵阵凉意，旅馆门前延伸出一小块沙滩晶莹剔透。近来，这里已成了达官显宦的避暑胜地。

而十多年前，当英国房客大约在四月去北方后，这座房子就几乎很少有人居住了。如今，旅馆四围却多出了许多带游廊的平房，在本书所要讲的故事开始之时，也还只有十几幢圆顶的老式别墅。这些圆顶别墅大多已经衰败，就如同格赛的外宾旅馆和距此地五英里远的戛纳之间茂密的松树林中有些摧败的睡莲一样。

这座旅馆和它门前的沙滩浑然一体。如是清晨，戛纳的城市轮廓、粉红与浅黄相间的古老城堡还有法意边界绛紫色的阿尔卑斯山倒映在附近的水面上落在清澈的浅滩里，随同海生植物摇摆出的圈圈细浪颤动着。时间还不到八点，一个身穿蓝色浴衣的男子来到海滩，先用清凉的海水浇泼身体，同时大口呼吸，不时发出哼哼的声音，随后又下水扑腾了一阵。

他离去后，沙滩与海湾清静了一个时辰。在不远处的海面上，商船正在缓缓西行，餐厅的侍者在旅馆的院子里大声说着话，松树上的露水也逐渐地蒸发掉了。又过了一个时辰，汽车喇叭开始沿着历史上摩尔人居住的丘陵地带弯弯曲曲的公路上鸣响，那个地方刚好将法国的沿海地区和真正的普罗旺斯地区分隔开来。

离海滩一英里远的地方，松树被落满灰尘的杨树遮住了，那儿有一个孤单的铁路小站。在一九二五年六月的一个清晨，一辆折篷汽车载着一位夫人和她的女儿向格赛旅馆驰来。这位母亲脸上还有往日的风韵，

然而这风韵很快就会被她颓丧的心情所蚕食。

她令人愉悦的神态兼备了安详和畅达，然而，人们的目光很快移向了她的女儿，那粉红色的手掌似有一股魔力，双颊焕发着迷人的光彩，如同孩子们傍晚洗过冷水浴后红扑扑的小脸蛋一般可爱。

她那漂亮而开阔的前额舒缓地上延伸到发际，金黄色的头发将额头掩起，露出一头波浪形的鬓发。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晶莹亮丽，闪烁着动人的光芒。

双颊天然红润，那是从她年轻有力跳动的的心脏里迸发出的色彩。她的神态微妙地徘徊在孩提时代的最后边缘——她就要满十八岁了，她似乎要完全长成妇人，然而少女的影子仍在她身上若隐若现，如清晨的露。大海慢慢地在她们的南面闪现，与天空相交接形成一条细长、炽热的线条，这时只听母亲说：

“我觉得我们可能不会喜欢这个地方。”

“我也有些想家了。”姑娘微微地说。

她们时而轻松地，时而漫无边际地闲聊，但又对这种闲聊感到有些厌倦——事实上，任何话题都提不起她们的兴致。

她们倒不是非得刺激一下已经疲惫的神经来使自己兴奋，而是抱着学龄儿童竞争奖品时特有的那种心情，对那些孩子来说，似乎只有夺得奖品才能过一个有意思的假期。

“我们住上三天就回家！我马上就去拍电报和订购船票！”母亲突然有力地说。

在旅馆，黑姑娘用背诵课本一般的声调说着一口浓重的法语订了房间。她们被安排在了二楼客房。姑娘快速走进落地长窗带来的一片亮光里，随后，几步来到环绕旅馆的石砌游廊。

她走起路来臀部紧绷着，腰板劲直，多像一位芭蕾舞演员。窗外，热烈的阳光紧咬住她投下的身影，她退却了——强烈的光线刺激地她几乎睁不开眼睛。五十码开外，湛蓝蓝的地中海也似乎挡不住酷热的日光，一点一点地褪着颜色。栏杆下面，一辆破烂的别克汽车停在旅馆车道上，被阳光无情地烤晒着。

确实，这个地方只有海滩热热闹闹，一派生机。三个英国保姆坐在那里很费功夫的编织着维多利亚式样的毛衣和袜子，这种式样在19世纪的40、60和80年代时髦风行过。

她们一边熟练地编织一边唠唠叨叨地拉着家常。紧靠海的一边，十多人条纹遮阳伞下安了临时的窝，他们的孩子在清澈的浅滩边追逐一些不怕人的鱼儿，或赤条条地躺在沙滩上，涂满了椰子油的躯体被阳光

一照，亮闪闪的。

罗丝玛丽雅来到海滩边上，一位十二岁的男孩从她旁边经过，兴奋地喊叫着扑入大海。她觉察到一旁逼人的目光，便脱去浴衣跟着跳到了水里。她闷着头游了一会，却发现水很浅，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顶着水吃力地朝前淌，就像拖着重物般拖着两条纤细的腿。当海水涌到胸口时，她回头张望了一眼海岸。

海滩上有个裸着上身，戴单片眼镜的男人，他穿着紧身裤，挺着毛发浓密的胸口，丑陋的肚脐凹陷着，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当罗丝玛丽雅朝他看时，他随手摘下眼镜，往那团胸毛中一塞，之后抬起手中的瓶子给自己添满了一杯饮料。

罗丝玛丽雅俯卧在水面，四肢扑腾着。以爬泳的姿势朝救生筏游去。海水涌了上来，温柔地将她从热气中拥入水中。海水渗进她的头发，包围了她的身躯。

她在水里转着圈，扑打着，尽情地嬉戏。当她快靠近救生筏时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正在这时，一个牙齿洁白、皮肤却晒得黝黑的女子低头看着她。罗丝玛丽雅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那么白皙，赶紧转过身，向岸边游去。等她上岸时，那个手里抓着瓶子、毛茸茸的男子走上前来同她搭讪。

“我说，那条救生筏后边有条鲨鱼呢。”虽弄不清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他的英语却带着一种慢吞吞的牛津腔。“就在昨天，鲨鱼在戈尔夫瑞昂干掉了英国海军的两个水手。”

“我的天哪！”罗丝玛丽雅惊叫起来。

“全是英国军舰丢弃的可恶的垃圾把它们引来的。”

他眨巴了下眼睛，意味他这么说只是要给她一个有力的警告。他扭捏地走了几步，又给自己倒起了饮料。

说这番话时，有人朝她张望着，她心里倒并不觉得讨厌，只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歇歇。每户人家都在各自的遮阳伞前占据一块沙地，前后彼此来往，大声地交谈着，使这儿呈现出一种居社区的气氛，外人随便问人显然是不明智的。再往上面望去，在布满鹅卵石和干枯的海藻的沙滩上，坐着肤色同她一样白皙的一大群人。他们躺在便携式阳伞但不是海滩篷伞下面，他们很可能不是本地人。罗丝玛丽雅在两堆人之间找了块空地，将她的浴衣铺在沙上。

躺在沙滩上，她先是听见他们的说话声，感觉到他们走来走去，日光下的身影从她躯体上一次次掠过。一条好奇的小狗呼出的热气吹到她脖子上，她感到痒痒的。她觉得皮肤被晒得有点烫，她还听见渐渐退去

的海浪发出低微的哗哗声。

此刻，她已经能分辨出不同的说话者，她听见有个被轻蔑地称为“那个北方小子”的人前一天晚上在冥纳绑架了咖啡馆的一个侍者，想要把他锯为两段。讲述这件事的是一个穿着宽松夜礼服的白头发的女人，礼服显然是早些晚上穿上身的，因为她头上仍戴着头饰，肩头上还残留着一朵萎蔫了的兰花。罗斯玛丽雅对她和她的同伴们的谈话有些厌烦，便转过身去。

她的旁边，最靠近她的是一位年轻女子。她躺卧在一把遮阳伞下，正从一本摊开在沙地上的书中开一份清单。松开着浴衣，露出胳膊和背脊。她皮肤光润，呈现出一种桔红色，配上一串奶白色的珍珠项链，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她的面庞端庄而秀美，一看让人爱怜。

她向罗斯玛丽雅望了望，却没有注意到罗斯玛丽雅。她身旁是个很漂亮的男子，头戴骑士帽，身穿红条紧身衣的。再往外是罗斯玛丽雅之前游泳时见到的在救生筏上的女人，她回过头来看见了罗斯玛丽雅。

再过去是个一副长脸，有着蓬松金发的男子，他穿着蓝色紧身衣，没有戴帽子，正神情严肃地同一位穿黑色紧身衣，显然是拉美育的小伙子说话，他们边说边拣着沙滩上一小撮一小撮的海藻叶。罗斯玛丽雅想他们可能是美国人，然而又不像最近结识的那些美国人。

过了一会儿，她才弄明白那个戴骑士帽的男子正在无声地表演一个小节目。他像模像样地摆弄着一把耙子，似乎做清除砂砾的工作，然而又表现出某种意义上隐晦的可笑来，虽然不动声色。他一举一动作都让人掩口，最后，他的一句话引发出一场大笑。

即使在远处的人，如罗斯玛丽雅，听不清他究竟在说什么，却一个个竖起耳朵，到最后，海滩上无动于衷的只有那个挂珍珠项链的年轻女子。或许出于自制和稳重，每一阵欢闹，她只是更凑近她的那份清单。

那位戴单片眼镜，拿着瓶子的男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冷不丁地同罗斯玛丽雅搭起了话。

“你可是顶呱呱的游泳健将。”

她无可置否。

“真的很棒哎。我叫堪布尔。我们这里有一位太太说她上星期在索琳托见过你，她知道你是谁。她说她很想同你见见面。”

罗斯玛丽雅忍住心中的不快，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那群未被晒黑的人正等待着她走过去。她很不情愿地站起身来。

“这位艾斯布拉姆夫人，这位是麦基斯科夫人和麦基斯科先生，这是弗莱特先生。”

“我们知道你是谁，”穿守夜礼服的女人说，“你是罗斯玛丽雅·哈伊特，是在索琳托认出了你，之后还向旅馆侍者打听了你的情况，大家都认为你演得十分出色，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再拍一部漂亮的片子。”

他们很夸张地做了个邀请的姿势。那个认出罗斯玛丽雅来的女人不是犹太人，她有个犹太名字。她属于那种老“玩家”，不怎么受阅历的影响，很容易同年轻人打成一片。

“我们要向你提醒，不要刚来这里就晒黑了，”她兴致勃勃地说，“因为皮肤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这儿有太多的规矩，我们不知道你是否很介意。”

第二章

“也许您会出现在故事情节中。”麦基斯科夫人说。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眼神中流露着刻薄，并且紧张兮兮，多少叫人丧气。

“我们不知道谁会出现在故事情节中。曾经有个人，我丈夫对他特别的好，结果他成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险些是第二号。”

“你说故事情节？”罗斯玛丽雅不很明白地问，“有什么故事吗？”

“亲爱的，那我们不知道，”艾斯布拉姆夫人说，咯咯笑着，浑身的肥肉都在颤抖着。“我们不在情节里面，我们仅仅是观众。”

“艾斯布拉姆母亲本身就是个故事。”说话者是达姆夫瑞先生，一个浅黄头发的年轻人，妖里妖气。堪皮恩向他晃了晃自己的眼镜说，“嗨，罗亚尔，说话别太让人家不舒服了”。

罗斯玛丽雅很不自在地看着他们，心里在算计着要是母亲能跟她一块儿来就好了。她不喜欢这帮人，特别是眼下与海滩另外一头那些更吸引她的人相比之后，更是如此。

母亲谦逊而简洁有效的社交能力总能使她们摆脱尴尬的场境。罗斯玛丽雅出名才六个月时间，而早年在法国养成的行为方式，有时会和后来才学到的美国式民主作风发生冲突，使她经常遭遇这种情况。这种遭遇对她来说完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每当这两种相异的文化冲突盘旋在她的脑际使她难以取舍，忽左忽右，总觉得失去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在这种剧烈的碰撞中，她经常难以选择。

麦基斯科先生三十岁左右，骨瘦如柴，红红的脸膛，长着雀斑。他对这个“故事情节”的话题了无兴趣，一直望着大海。他瞟了一眼妻子，转过来朝向罗丝玛丽雅，又盛气凌人地问，

“你是到这儿很久了吗？”

“不只一天。”

“哦？”

显然，他感到话题已经完全转向了，就逐个瞅瞅其他人。

“准备在这儿呆一个夏天吗？”麦基斯科夫人天真地说，“如果您愿意留在这儿，也许会看到整个故事情节的。”

“别说了！奥什莱特！”她的丈夫叫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换个玩笑！”

麦基斯科夫人转向艾斯布拉姆夫人，有些生气地说，“他又紧张了。”

“我不紧张，”麦基斯科回答，“事实上，我不紧张。”

他显然生气了，血涌上脸来，脸色大变，所有的表情都失去了作用。很快地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便朝水边走去，他的妻子紧跟着了上去。

罗丝玛丽雅抓住这个机会，也跟着走了过去。

麦基斯科先生深深地吸了口气，一头扎入浅水中，僵硬的双臂拍打着地中海，他想要来个自由泳，等他一口气用尽，从水中抬起头来回头看时，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发现自己竟然离海岸并没有想象中的远。

“我还没有学会在水中呼吸，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呼吸的。”他询问似地看着罗丝玛丽雅。

“你应该在水下呼气，”她说，“每划四下再抬起头到水面上吸气。”

“那对我来说呼吸是最难的。我们去那边浮排好吗？”

金发男子四肢伸展着躺在浮排上，随着水的节奏前后摇晃着。等麦基斯科夫人游到浮排时，一个倾斜恰好击中了她的胳膊。金发男子慌忙站起来，把她拉了上来。“刚才怕是打着您了。”他的声音缓慢而羞怯。这是罗丝玛丽雅见过的最难恭维的一张脸，颧骨似印第安人，上唇那么长，一双灰暗的金色眼睛深陷着。他像用嘴角的缝隙说话，好像希望他所说的话能够不受阻碍地迂回传达给麦基斯科夫人。

之后，他一头扎入水中，长长的身子一动不动地向岸边漂了过去。

罗丝玛丽雅和麦基斯科夫人看着他。换气时他猛地把身体蜷缩起

来，接着就完全消失了，身后几乎连一片水花都没有留下。

“实在太棒了。”罗丝玛丽雅惊呼道。然而麦基斯科夫人的回答异常粗鲁，令人吃惊。

“哼，他是个糟糕透顶的音乐家。”她转向自己的丈夫，只能看见麦基斯科先生连试三次，好不容易才爬上浮排，站稳后企图做个花哨的动作以弥补刚才的窘迫，结果事与愿违，又趑趄了一下。

“我在说亚伯·诺恩斯也许是个一流的游泳选手，可他是个糟透了的音乐家。”

“是的。”麦基斯科很勉强地说。很明显，他给妻子开辟了一片生活的天地，好让她享有一点自由。

“我喜欢安尔西。麦基斯科夫人对罗丝玛丽雅说，“我喜欢安尔西和乔伊斯。我想你在好莱坞不大知道这些人，我丈夫是美国第一位发表《尤利穆斯》评论文章的人。”

“如果有根烟抽就好了，”麦基斯科不屑地说，“当前这对我很重要。”

“他很有内涵——你不这么认为吗，阿尔伯特？”

麦基斯科夫人的声音忽然不见了。那个带项链的女子却来到了水里，和她的两个孩子在一起，这时，亚伯·诺恩斯从他们下面突然像火山岛一样冒了起来，肩膀上扛着一个孩子，那孩子害怕又兴奋地尖叫着，母亲安静地看着，充满爱意，不过并没有笑。

“还是妻子？”罗丝玛丽雅问。

“不是的，那是戴弗太太。他们不住在酒店。”麦基斯科夫人的眼睛像摄影机一样，盯着那个女人的脸。又猛地转向了罗丝玛丽雅。

“你曾到过国外吗？”

“嗯，我在巴黎读过书。”

“哦！那么你要知道，想要在这儿过得开心，就是要认识几个真正的法国家庭。可这帮家伙在这儿能得到些什么？”她耸耸左肩，指向沙滩上的那些人。

“他们相互缠在一起，结成小集团。不过我们还有介绍信，可以跟所有的巴黎艺术家和作家见面。”

“我想应该是这样。”

“你知道吗，我丈夫马上要完成他的第一部小说了！”

“哦，是吗？”罗丝玛丽雅又说。她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在想这么炎热的天气，母亲是否已经睡着了。

“他是受了《尤利穆斯》的启发。不过不是二十四小时，而是一百

年。他写的是一个腐朽糜烂的法国贵族，把他放在机械时代——”“行啦，奥什莱特，别到处讲我的小说构思，”麦基斯科忿然地说，“我不想出版前就让其他人知道了。”

罗斯玛丽雅游到岸上，披上睡衣，遮住有些发疼的肩膀，又躺在阳光普照的沙滩上。那个戴骑士帽的男子手里拿着酒瓶和小酒杯，从这顶遮阳伞前走到那一顶。

很快，这些人就变得兴奋起来，把几个遮阳伞聚集在一起，凑在下面。罗斯玛丽雅想某个人或许要离开了，最后在沙滩上喝饯别酒。连孩子们也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都跑了过来。在罗斯玛丽雅看来，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有了那个戴骑士帽的人。

正午，大海和天空同样炽热。连五英里外戛纳的白色轮廓也逐渐变得模糊，一艘船头像知更鸟一样的帆船驶来，身后翻滚着从深海携带而来的一道白浪。

整片海滩静静地，只有那些遮阳伞下，生动的色彩和低低的声音在延续着。

堪皮恩走向罗斯玛丽雅，站在离她几尺远的地方。罗斯玛丽雅紧闭眼睛，装作睡着了。不一会儿，她半睁着眼，看见两条腿，模模糊糊地有些像柱子。

那男子想要进入那片黄色的云彩中，而云彩却飘入热浩瀚的天空中去了。罗斯玛丽雅就要睡着了。

醒来时，罗斯玛丽雅浑身汗津津的，沙滩上人寥寥无己，只有那个戴骑士帽的人，他在收起最后一把遮阳伞。罗斯玛丽雅睡眼惺忪地躺着，他折了过来。

“我走之前正要叫醒你呢。一下子晒过头了可不是好事。”

“谢谢你。”罗斯玛丽雅说，低头一看，双腿已经变成橘红色。

“我的天哪！”

她笑起来，很高兴地，想跟他聊几句。可狄克·戴弗已经拖拉着一顶帐篷和一顶沙滩阳伞走向一辆等着他的轿车。

罗斯玛丽雅只好走进海水中，轻轻地冲洗掉身上的汗水。正在这时，狄克走了回来，收拾起耙子、铁锹和筛子，塞进岩石的缝隙中；又四处望望，看还留下什么没有。

“现在几点了？”罗斯玛丽雅问。

“大约一点半。”

这一刻，他们都在看着大海。

“时候还行。”狄克·戴弗说，“这不是一天中最坏的时候。”

他望着她，罗丝玛丽雅看着那双明亮而清澈的蓝眼睛，一时间仿佛置身于那片蔚蓝的海洋当中，欣喜而欢愉。他扛起最后一件家具，走向了自己的汽车；罗丝玛丽雅从水中出来，甩甩浴衣，走向酒店。

第三章

正当她们走进餐厅时将近两点钟了。强烈的光线透过户外摇曳的树枝射进来，空寂的餐桌上晃动着一团斑驳的树影。

两个侍者，一边收拾餐具，一边用意大利语大声谈话。她们一进来，那两人便停住了口，随即给她们端上来一份普通的午间餐。

“我想我在海滩坠入爱河了。”罗丝玛丽雅说。

“你爱上谁了？”

“先迷上了一大群可爱的人，后来爱上了一个可爱的男子。”

“和他说话了吗？”

“只交流了几句。他淡红色头发，很英俊。”她很快地吃着饭，
“不过他已经结婚了——事情多半是这样。”

母亲是她要好的朋友，总是全心全意地指点她，这种状况在演艺界也许并不少见，但是，埃尔西·斯皮尔森夫人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补偿她自己所遇到的挫折。

她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个人的凄苦或怨恨——她两次称心如意地结婚，又两次守寡，但每经历一次，她那禁欲主义情感就愈加深厚。

她的第一个丈夫曾当过骑兵军官，另一位是军医。他们对她都有些影响，而她想要把这些影响完全转移给罗丝玛丽雅。所以她从不放纵罗丝玛丽雅，她要让她长得健壮。她也毫不吝惜自己的勤劳和爱心，她想要在罗丝玛丽雅身上培养一种理想主义。而眼下，她已多少接受了这种理想主义，并试图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因而，当罗丝玛丽雅还是个“认真的”孩子时，她就得到母亲的爱心和她自己筑成的双层外壳的保护。她少年老成，不相信那些浅薄，夸夸其谈和平庸的人，然而，因她在电影界一举成名，斯皮尔森夫人觉得该让她在精神上独立了。

即使这种多少有点心气浮躁、好高骛远的理想主义思想将会关系到与她无关的一些事物，但她由此感到的是高兴而不是忧伤。

“那就是说，你喜欢这个地方了？”她问道。

“要是我们认识那些人就有趣多了。这儿还有另外一些人，但我对他们没多大意思。他们却偏偏认出了我，不管我们到哪里，大家都看过《爸爸的女儿》这部片子。”斯皮尔森夫人静静地等着她这股自负的激情平静下来，随后，平平淡淡地说：“噢，这倒提醒了我，你什么时候准备去看望厄尔·布莱迪？”

“要是你休息好了，今天下午就可以过去。”

“那你去吧，我不想去了。”

“那好！明天再说吧。”

“你自己去。路并不远，何况你又不是不会讲法语的。”

“妈，难道就没有我不必做的事情了吗？”

“哦，那好吧，那就晚些时候去，不过要在我们返回之前。”

“好的，妈。”

午餐后，她们都感到一种寂寞的乏味无聊，或是美国旅行者在宁静的异国他乡产生的一种憧憬。没有什么事来激动她们，没有人来召唤她们，而她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也不会突然从别人的脑袋里冒出来。

她们眷恋着美利坚帝国的喧闹，感叹这里的生活停滞不前。

“我们就呆三天，妈妈。”回到房间时罗丝玛丽雅说。外边，一阵轻风吹过，炽热的气流窜过树丛，从百叶窗钻进室内。

你在海滩爱上的那个男子怎么样？”

“妈，亲爱的，除了您，我谁都不爱。”

罗丝玛丽雅走到旅馆门厅，向格赛老爹打听火车的情况。身穿着浅褐色卡其制服的侍者懒洋洋地靠在服务台旁，无神地瞧着她，接着又似乎是突然注意起他的职业礼仪要求来。

她坐上汽车，同两个恭顺的侍者一块去车站。侍者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冷默地不发一语。

这让她很尴尬，她真想鼓励他们：“说下去，别介意，这不会打搅我的。”

车厢内很沉闷。铁路公司的形象活泼的广告宣传——埃尔勒的加尔大桥、奥明日的圆形剧场以及夏蒙尼的冬季运动等——要比窗外始终不变的大海景象更有新鲜气息。

这儿的火车不像美国的火车那样整日风驰电掣急急忙忙，蔑视来自另一世界的不那么匆忙、风风火火的人们，它只是穿越着这片国土的一个部分。火车的喘息声震得棕榈树灰尘满目，煤渣同路旁花园里干燥的粪肥混合在一起。罗丝玛丽雅相信，只要她从窗口探出身子去，就能将